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二)

荀況撰
楊倞注
盧文弨 謝墉校

荀子卷第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大小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臾也○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

之鄉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弃畜養也弃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瞢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

是名聲曰聞天下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聽論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和解調通好假道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肖革弊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正文也字宋本作之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兩則字宋本無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

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贍讀爲贍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

惠之惠恩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維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子產取民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亾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溫而下漏如器之上溫下漏空

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亾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亾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

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爲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謂守地也守者謂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

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行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賞以糾之存亾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幷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幷讀爲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幷也幷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幷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行下孟反信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謂使人不疑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亾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善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爲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竝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差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則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文弨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

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使相歸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晦絕遠荒

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鶡丹干丹砂也益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蛄郭璞江賦曰石蛄應節而揚葩注云石砧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蛄居牲反○注蛄元刻作蚴同今從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成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故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用人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一人則萬人行於一人則萬人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

始謂類與一也終謂維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衰矣衰初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則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

也○注謂一世始何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作之始訛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子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相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注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爲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爲之任使草木榮華滋殖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

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川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一一動與一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攷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

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脩憲命脩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詩商當爲謫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謫謂謫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寤嘆之悲歌也○注禁淫聲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也讀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川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曰太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行巡下孟反安水臧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

也艾讀爲刈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菽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墝埆苦爽反省農功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也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耕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厲禁發謂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使之山虞澤虞也順州里和順之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

一人鄉大夫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每鄉一人論百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皆審之精好者苦謂濫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也私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兆謂龜兆或曰兆朕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荊菆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攘擇五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十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爲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十簠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胡狄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平之謹盜賊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爲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抑急禁悍抑當爲析急當爲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愼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自度其功勞已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閔免逝樂皆以免爲勉論禮

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亾川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滅存也制與在此亾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亾制與在我亾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

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遽同天下嘗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亾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亾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亾之所亦危殆滅亾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

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怠棲遲薛越也○薛越卽扈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熠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

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就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捽摩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

孚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句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俓兌於危亾而已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譎疑進退貴賤則舉佞倪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

詐故○宋本有一字衍元刻無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亾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無宏而有用雖於人無形體有異常定之宏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人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

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眾齊等也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所奉者寡故能治也而能兼技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曲樂穆播種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

弃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達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

逆親迎也○俞樾說文同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入詩作平聲俞樾詩毛傳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

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安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宋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故天子祿袞冕衣裳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袞衣冕謂上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黼冕衣黼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黼黼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驚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若謂王制天子之縣計一鄉地利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治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

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

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謂之雕亦謂之琢本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不求其觀言非以

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多也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用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反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

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凶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凶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凶而愉者愉歡無它故是謂馬其所是馬誠美其所得馬誠大其所利馬誠多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

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幏幦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衙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注可以歸矣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而後功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

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　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爲又掎摭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爲麋麋散也敝盡也○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云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亾也汙漫皆殘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爲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捐地表畝捐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　刺中殖穀刺絕也中古草字多糞肥田是農夫眾

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為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益當時以益為量考工記曰益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益授我五百益故去之獲讀

爲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穫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禮記曰獻米者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剸獸滿一車黿鼉魚鱉鮪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毋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昆蟲蚑蝡蠕動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閒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注蠕字誤疑本是蝡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

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儉郭云儉無潤也義與瘠同儉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反上功勞苦與

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饗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決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不行則賞字不行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

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鉤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鉤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偏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刑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

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爲洸洸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爲泰泰優泰也使謂爲撞鍾擊鼓而和詩曰鍾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瑲瑲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蹌蹌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

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貪非鬬而曰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卽非鬬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尙儉而民彌貪物不能贍雖以鬬爲非而曰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曰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柰何薦或爲荐

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拊循之哭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哭嘔嬰兒語聲也哭於佳反嘔與謳同

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麪麪煮麥飯也丘擧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

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爲治僈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僈僈偷取其譽僈然要時務民僈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僈僈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進事長功謹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僈子勞反要一饒反進事長功謹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徒壞元刻作徙壞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鬱鬱著氣也詩曰鬱陰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緣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白故君國長人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響讀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

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元刻作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誅賞屬之欲反屬或爲厲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時其事謂使人趨時日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

化而爲善者也是何耶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所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中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譬讀爲譬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反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愿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芸刈倈偈楷是

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苶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孰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楷不堅固也辱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謂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使變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案爾雅釋言淩慄也郭云淩懍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璞

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元刻無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元刻作赤芾古通用）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爲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

敛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

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也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亾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爲于僞反○楷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爲也行下孟反仇隆高仇舉也舉崇爲綦極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則當爲綦極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

能與之爭名　細條也謂編廡爲之屢也或讀爲窮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伐有道祇成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惡名故不攻將倖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蠻事之　遷爲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蠻蕢鄭云蠻蕢今河間以北賣種麥賣之名曰蠻據鄭之說蠻麥之芽藥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蠻如以手撥蠻也蠻音豐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

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爲于僞反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愼之愼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否不攻也爲于僞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

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猒一古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弸垂以賂之也○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木部云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

與說文六銖異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腸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爲腰橈曲也腸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爲盧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橈腸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字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則不

足以爲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百事齊於官百事皆上政均平也謂上下皆有禮也百有法度衆庶齊於下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捶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警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關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正文及其綦也宋本無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上元刻有有也二字）王爲湻鹵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亾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愼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攠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攠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攠然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正文攠元刻從木注作攠攠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攠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攠明矣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以義著於言語謂言志意及立身立行所論說皆明義也濟著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

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

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衞不遂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滅之爲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爲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猶能致霸也

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鰌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鰌齒相迎也鰌然上下相向之貌鰌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開張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地貨財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

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得不
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亾其極者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
亾則滅亾齊閔薛公是也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
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縣縣不絕貌引讀爲朝朝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
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詐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
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足以詘秦魏其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詘
也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足以詘秦魏其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詘
敗燕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八年伐宋宋王死及以燕
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及以燕
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之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所處也錯讀爲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歲

則塞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導達所以爲之善擇之藏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亾○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茆土然後爲安一曰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也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愼子曰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亾國之法與亾國之人爲之則亦亾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不以憚人

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壽促也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如此厭讀爲饜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饜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問又以禮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故與積禮義之君子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亾三者明主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蔡之而亾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蔡大而王蔡小而亾小巨分

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則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亾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則綦小而亾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

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爲之則存不爲則亾此之謂也爲爲禮也○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

慕極也慕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　此五慕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慕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也　無其具則五慕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慕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音洛　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　必至於身死國亾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

乃得死亾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也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任事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

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以今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曰有餘言兼聽之曰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秏顿莫甚焉謂秏

精神竭矣如是則雖臧獲不肖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
類頓頓也方言曰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
之閒罵奴婢謂之臧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埶業權埶事業也○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收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

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埶盡於此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埶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善者服之蠭音逢

○案史龜策傳亦作蠪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爲鼜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蠪門矣射及遠中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則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

爲難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謝與榭同○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字元刻無）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

法度○景俗作影嚮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爲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畢讀如以罼茶蓼之罼牢與漢書王媼賴釜之賴義同皆料理斡運之意也○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亦轉爲畢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賭是

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復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此亦榮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謂求辱安危存亾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亾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

多罷士少願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亾一謂令故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卽位於有天下之埶謂就王者之次位爲天子也是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卽位於有天下之埶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亾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

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勉勉餘竝已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解上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宊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宊言等差皆得其宊也挾讀爲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

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而爲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玩之脩縣讀曰懸也泰與汰同玩與翫同言天下不謂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

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爲之與力而功名慕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叉下同守少謂任賢慕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

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閒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
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
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
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
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
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
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
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

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主好要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用國者○用各本周宋本元刻竝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

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亾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爲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不愉者無它故焉

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可戲弄者悖亂也人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徧惡之如鬼字書無徧字蓋當爲疕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疕而突若新序作賤之如詆曰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擲也藉踐也冢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愼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賦若丘甲山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一占反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

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敬節元刻作貴節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齊一其重其秩祿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使不貪也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

逋逃由質要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或曰質正也如是則百工莫不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偷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縣鄙將輕田野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

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此卷各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亾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亾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太元贊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嘖也皆訓情此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常作情實解

○宋本世德堂本皆無節字今從元刻　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勤故藉斂怠費事業怠勞寇難怠死城郭不

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葸○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葸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寬恕而行禮恭而有辨其於萬物也不爲辨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待俗間本作侍其使下

也均偏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狂生者也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胥須也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

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宏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駴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閒本作術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

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四肢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

便曰枉愼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警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孳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循作脩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警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

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流慆疑即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賞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亾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

欲存俄則亾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侗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郤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郤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郤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齯然而齒墮矣○齯當作齾與齞同韓詩外傳作齞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

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瘩

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

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卽鎭字其知元刻作鎭
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圻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聸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道也　材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元刻脩作修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在上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敬佞說音悅或作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

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亾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趙之奉陽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後語蘇秦說趙肅侯之良傳補正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慮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肖胡服卽公

子成非奉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陽君也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滅宋益驕欲盡滅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愼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愼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

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讀爲智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撟宋本作橋卷內同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

功曰伐左傳鄒至驟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被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爲咈舊本咈作佛訛案說文咈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俗本竝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位頗邪也設謂置於列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

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掩滅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諂諛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

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撟音佛○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

居於暴國而無所遯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

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矯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撟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若食餕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餕人之欲食或曰餕人併與其性不驚懼也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卽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明爲下則遂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爲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爲文用爲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文飾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喘而言膞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膞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膞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膞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

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壅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然而終歸於順也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不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琰也長三尺執圭搢琰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

之旅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壅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讒君子不用 殘賊謂加累以罪惡如累誣人也 隱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 隱亦蔽也忌謂妬賢壅讀曰擁 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謁者也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 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謂也不官謂無上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 聞聽而明譽之聽流言流說則明自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定其當而當然

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慤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慤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下似當別爲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浹洽也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川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

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美意樂意也無憂患之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此句有誤當作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尙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

自陵突觸犯知精微之理而能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爲師講論盧文弨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漪瀾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